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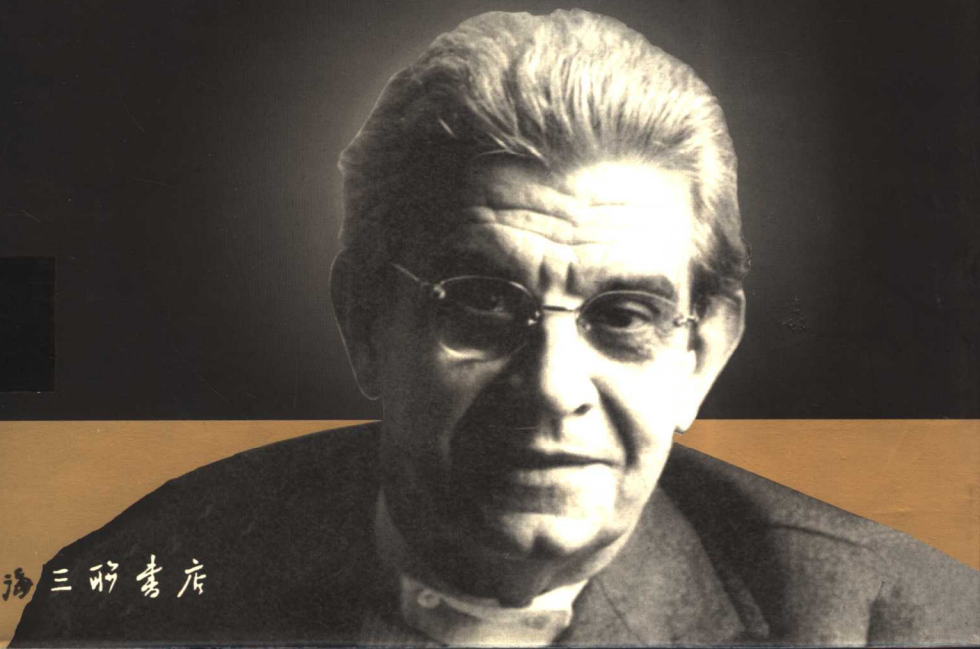
2 0 世 纪

20

思 想 家 文 库

拉康 选集

Jacques Lacan



上海三联书店

20世纪

20

思想家文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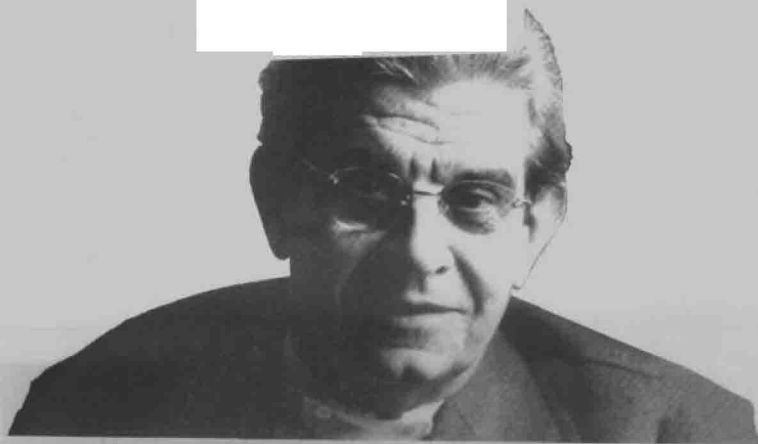
拉康 选集



[法] 拉康 著

褚孝泉 译

上海三联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拉康选集/(法)拉康(Lacan, J. M.)著;褚孝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1

(20世纪思想家文库/刘小枫主编)

ISBN 7-5426-1495-9

I.拉... II.①拉...②褚... III.拉康, J. M.-选集

IV. 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1209 号

拉康选集

著 者/(法)拉康

译 者/褚孝泉

责任编辑/倪为国

装帧设计/姜明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张大伟

出 版/上海三联书店

(200235)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E-mail/sanlianc @ online. sh. cn

印 刷/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刷/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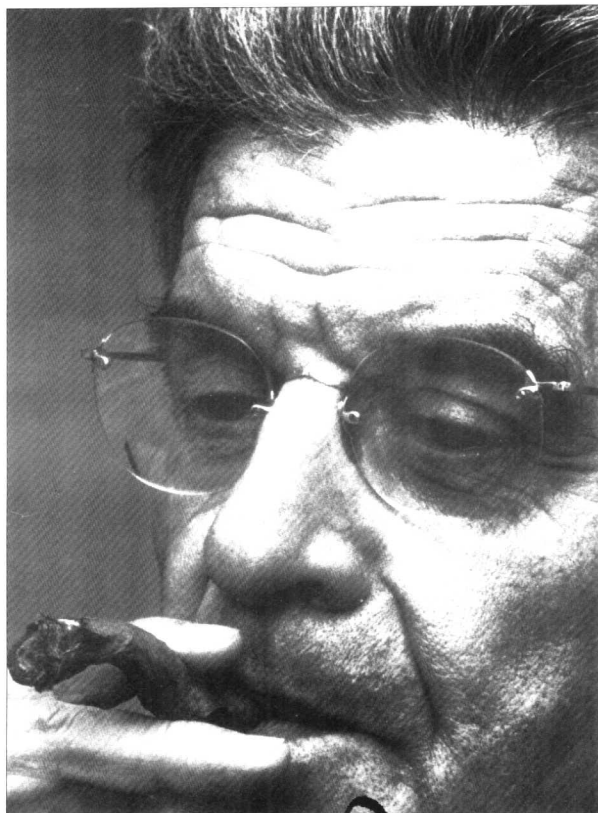
字 数/490 千字

印 张/21

印 数/1—5100

ISBN 7-5426-1495-9

B·124 定价 46.00 元



W. H. H. H.

总 序

百年来,汉语思想学术在西方思想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的改制变迁中,甚为遽然,其表证之一是思想与学术的分离:思想流於空疏浮论、学术坠於虚实不侔。

汉语思想学术的原祖孔夫子曾“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子告诫:“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术与思想应在精深与慎笃中相互促动。晚清思想大师(康、章、梁)无不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精深的造诣和推进;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家在“主义”论争中则鼓励了一种浮惑不根的思想学风。

二十世纪的思想学术处境尤为艰难,此不为汉语思想所独然,西语思想同样面临诸多改制难题;然本世纪的西语大思想家无不在某一具体的学问领域有切实的推进功夫,慎笃思索的思想家型的学者或学者型的思想家辈出,以实在的学问运思社会和思想的现代困境,其思想学术琼瑶之精固非砭砭所能紊。

二十世纪的西语思想学术形态,当以社会理论及新兴学科为大统;汉语学界过往偏重哲学思想家,疏略政治学思想家、经

2 拉康选集

济学思想家、历史学思想家、语言学思想家和人类学思想家，故对本世纪西语思想学术之把握，终以自蔽。

晚清知识人开创的泰西学典汉译，乃汉语学界百年未竟之业。时值二十世纪末，西学汉译之业尤当注重社会思想在本世纪之铢积寸累。二十世纪的思想学术负有综合谐调之命，改制谕证之累：一者须谐调技术性知识、实证性知识、形而上学知识以及宗教知识之间的紧张；二则须谐调古典知识与现代知识之间的紧张；对汉语学术而言，尚有谐调中国文教传统与西方文教传统之紧张。然而，汉语思想与西语思想之关系，根本上不是民族性竞争关系，而是现代性处境中休戚与共的关系。在这两种语言织体中前行的思想学术均面临根本的现代性难题：社会秩序和人心秩序之正当性的重新论证。因而，创设“二十世纪思想家文库”所系重大。

学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致者？本世纪西方思想学术论著汗牛车，充栋宇。汉语思想学术的未来，将应在汲纳二十世纪泰西学术思想的萃萃大者中胚孕。

策划编辑这套文库，旨在为全面了解二十世纪西语思想学术提供基本而精当的汉译文本。选编者均为研治有年的专家，理应反映汉语学界对二十世纪西语思想学术的认知水平。编、译者盼此涉焉之成绩，益於汉语思想学术之宏远；选题挂漏或汉译舛误之处，亦盼海内有识之士垂察赐教。

是为序。

编者

1996年10月3日于上海

编者前言

1981年9月9日,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 1901—1981)在巴黎的一所医院里逝世,他的死讯立刻成了第二天法国所有的报刊电台电视台中播出的重要新闻。从邻近的意大利到远隔重洋的美国日本,西方世界其他国家的传播媒介也纷纷发消息刊评论。在所有这些用各种语言发表的消息和评价中一个普遍的看法是:战后法国思想界的最后一位大师逝去了。

新闻界的述评难免有夸大其辞的地方。然而在这个评论中有这样一个确实的地方,随着拉康的逝世,战后法国知识界的那个思潮激越、巨人辈出的辉煌年代是最终结束了。在这个年代里杰出的知识分子不仅在书斋里埋首经籍,或在课堂里解惑授业;他们更是社会上的精英,青年人的导师,影响和塑造了整整一代人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正是这样的一位思想大师。他或许在大众中不如他同代人萨特和加缪的名气大;但他对他的追随者乃至整个法国思想界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魅力。人们回忆说他当年在巴黎的定期研讨会上有一种庙堂般的神圣气氛,济济一堂的学生和旁听者(包括许多有名的作家,艺术家和哲学家)以一种近乎宗教式的虔诚在倾听拉康的授课。甚至在他逝世的消息在电台播出后,许多拉康弟子还拒绝

2 拉康选集

相信他真的死了,以致一时谣言四传,说这只是心怀敌意的人造的谣。他们以为这位在性格、才华、思想、学识以及著述风格上都不同常人的大师在生死问题上也应是超越凡人的。然而哲人已逝,剩下的只有他的文字是不朽的了。虽然拉康生前颇为轻视书面文而崇扬口耳相传的交际,现在我们也只有通过他的文字来认识这位个性色彩鲜明的当代思想家,这位他的同代人称为“独自一个就构成了一个文化现象”的巨匠。

拉康于1901年出生在巴黎的一个富商家里。他早慧而好学,在中学里教师们甚至害怕去给他上课。虽然他的家庭希望这位长子继承家业,去从事他们家族祖传的醋、呢绒、烈酒等买卖,他还是选择了医学而考进了医学院。然而在医学院里他又将大量时间花在文学、哲学等方面。他先是醉心于斯宾诺莎的哲学,后来系统地听了科杰夫关于黑格尔的讲座而又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深厚的哲学素养使他日后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带有浓重的思辨色彩而有别于本世纪的其他精神分析学派的学说。

拉康思想的源头并不局限于西方传统,他的学术视野还超出了文化的界限。值得一提的是拉康一直对中国文化抱有浓厚的兴趣。在二次大战期间拉康曾用功学习过汉语,到了60年代末他在著名华人学者程抱一先生的帮助下深入研读了不少中文经典。汉字的构造特点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些重要概念如虚和实及有名和无名等对拉康思想的形成都有过启发性的影响。因此拉康的理论具有相当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广阔的思想背景。

拉康受的是精神病学的训练并也具备精神病医生的行医资格。但是他却越来越为当时正开始在法国流布开来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所吸引。他的博士论文虽然还不是部完全的精神

分析学著作,却受到了达利等超现实主义艺术家的激赏。他们从中看到了对超现实主义的无意识创作手法的理论支持。1936年8月拉康在第十四届国际精神分析学大会上提交了著名的《镜子阶段》论文。这篇论文确立了拉康在精神分析学中的地位。此后他一边作为巴黎最著名的精神分析家每天接待着大量的病人,一边继续他的教学和学术探索。从50年代初开始,拉康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如果说拉康构成了一个文化现象,他的研讨会则是这个文化现象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开始是一个在他家里举行的小型私人聚会,随后开办到他供职的圣安娜医院,以后又转移到巴黎高师,这个研讨会持续了整整29年。每星期一次的这个研讨会成了日后组成拉康学派的青年学生以及巴黎知识界精英分子聚会的地方。在济济一堂的研讨会上是从从来没有讨论的,人们寂静无声地倾听拉康演讲。而拉康的思想也就是在这近30年的演讲中逐步展开、成形、深入的。

拉康思想是在一个不寻常的文化氛围中形成的。那是本世纪中叶的巴黎。有人将那段时间的巴黎文化界形容为“令人激动的,又有点狂放的”。在各个学术领域里都有天才横溢勇于创新的人推出新的哲学、新的艺术、新的文学、新的思潮。而这些人又都居住在相隔不远的几个街区里。萨特,加缪,列维-斯特劳斯,阿尔都塞,德里达,西蒙·德波娃,勃勒东,梅洛-庞蒂等等,20世纪人文学术的面貌的相当一部分是由这些人的创作所构成。拉康与他们交往频繁,与他们中的许多人建立了友谊和学术对话。他对在这段时间里的生气勃勃的文化活动都深感兴趣。他去“莎士比亚书店”倾听乔伊斯首次公开朗读他的《尤利西斯》;他与西蒙·德波娃讨论女性问题;他与萨特、加缪等人在莱里斯的画室里排演毕加索的戏;尤为引起拉康思想研究者注意的是他与海德格尔的交往。拉康是法国最早读过《存在与时

4 拉康选集

间》的人之一，海德格尔思想对他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在战后特地去德国弗赖堡拜访海德格尔，以后又在他的乡村别墅里接待了这位当时颇有争议的德国哲学家。提起拉康的这些活动并不只是表明他的学术兴趣的广泛，这更是显示了拉康思想的学术渊源。如果说拉康改造了弗洛伊德，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拉康是把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产生的弗洛伊德的理论在20世纪中叶的人文科学新浪潮中加以重新塑造。

这种重新塑造显然是必定要与当时精神分析学的主流派相冲突的。拉康在1953年退出了巴黎精神分析学会，与其他人另外组织了一个法国精神分析学会。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一直拒绝接受这个法国精神分析学会为其会员，后来甚至提出条件说，只有将拉康从法国精神分析学会的学者名单里除名，才会考虑接受它为会员。但是拉康当然不为这些压力所动。他继续发展他的不合正统的理论。1953年9月拉康在罗马大学心理学研究所举办的大会上提交了题为《精神分析学中的言语和语言的作用和领域》的报告，即后来以《罗马报告》著称的长篇文章。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拉康学派的宣言，它尖锐地抨击了正统的精神分析学中的种种流行观念，系统地提出了他的理论的一系列基本观点。这篇非常具有拉康风格的论文是拉康学说的最基本文献之一。

拉康曾说，精神分析学的特性之一就是它的颠覆性。他自己一生也从不拘于成见，从不安于旧状。从巴黎精神分析学会分裂出来以后，他又创办了巴黎弗洛伊德学院。随着拉康理论的影响日盛，这所学院越来越兴旺，成了传播拉康思想的一个学术中心。然而10多年之后，拉康又突然宣布解散这个学院，令其弟子惊愕不已。接着他马上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名叫弗洛伊德事业学院的组织。这时他已近80高龄了。一年以后，这位似乎

有着无穷活力的思想家逝世了，享年 80 岁。

作为法国最杰出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生平最突出的业绩是在法国掀起了精神分析学的旋风。他使无意识这个概念在法国广为接受几乎家喻户晓。更重要的是拉康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法兰西化了；而且在精神分析学史上他是第一个给予这门学科以一个哲学根基的人。从这一点上看他的事业是超出法国的范围的。确实，在目前西方的主要国家里都有拉康学派在活动，并且他的思想也渗入到哲学、文学评论、语言分析等邻近学科中去了。这使拉康主义成了 20 世纪学术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章。

拉康是以“回到弗洛伊德”作为他向精神分析学旧传统挑战的战斗口号的。其实他的学术生涯与弗洛伊德的生平事业是前后重叠的。当拉康成为巴黎精神分析学会会员并已提出他那有名的“镜子阶段”概念时，弗洛伊德还健在并还在著述。比较这两位思想家是很有意思的。他们两人都是受的精神病学的训练，都是开业医生；两人都是博闻广记，在文史哲各方面有着精深造诣；两人的影响力都超出了精神分析学而泽及人文科学的许多邻近学科。但是这些相似性掩盖不了两人在思想上的差异。其实“回到弗洛伊德”是个予人假象的口号。拉康对弗洛伊德的学说作了完全崭新的阐述。他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与弗洛伊德主义都迥然不同。

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学说。这门学说的革命性在于指出了人的自我精神并不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单元。换句话说，面对客观世界的不是一个单一的主观思想。人的主观思想是个有层次有结构的多元体，在这个复杂结构中各个组成部分并不是和谐一致地合作；相反，冲突和斗争是恒常的现象。正是这种内在的冲突构成了人的精神生活。

6 拉康选集

弗洛伊德的这个思想就是后来被人称为“弗洛伊德的发现”的精神分析学的基本思想。在如何描述人的精神世界的内在构造上,弗洛伊德的理论有过前后不同的表述。在其早期理论中,弗洛伊德认为人的精神是分为无意识和意识这两个层次。这种两分法在以后的理论发展中被一种三分法所取代,那就是认为人的精神是分为伊特(或译作本能冲动)、自我和超我三个部分的理论。拉康对后期弗洛伊德理论中的这个三分法中的自我的概念提出了批评。弗洛伊德将自我等同于人所具有的感觉—意识系统,认为自我就是这个系统用来回应现实的所有机制的总和。然而,如果自我就是这样一个系统的话,那么怎么解释自我对现实的漠视和误读呢?从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将人的本质看作就是理性思维所在的这个自我。这个以感觉—意识系统为基础的理性思维决定了人之所以为人,它包含了人的本质的全部内容。因此知性就成了人的定义特性。但是这个理性主义哲学传统从上世纪末以来就受到了挑战。拉康明确地置身在与这个传统对立的立场上,他宣称他的理论是与从“我思故我在”以来的整个传统背道而驰的。在拉康看来弗洛伊德的三分法中的自我带有太重的旧理性主义哲学的色彩,并不符合自精神分析学创立以来就获得的对人的新认识。新的认识要求我们构造一个新的自我概念。

拉康所构造的自我的概念,是以他所观察到的幼儿生长中的镜子阶段为出发点的。所谓的镜子阶段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当尚未会说话步履还蹒跚的幼儿看到自己在镜中的映像时会欢欣雀跃喜不自禁,并且这种对镜中形象的兴趣会持续不减好长时间。这与灵长类的其他种属在镜前的举动有很大区别。尽管猩猩在工具智慧上要超过幼儿,它们在看到自己的镜中映像后只会表示出一会儿的兴趣,当它们弄清楚镜后一无所有时就会

掉头它顾。拉康指出,幼儿在镜前的这种表现实际上是幼儿心理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幼儿在镜中看到了自我,更确切地说,镜中的映像助成了幼儿心理中的“自我”的形成。幼儿心里有了“这就是我”,“我就是这个样子的”的想法,这个自我功能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人得以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人觉得是在度过同一个生命的原因。然而,这个自我的形成及其内容远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直接和可靠。从幼儿的镜子阶段就可以看到,幼儿认为是其自我的,只是一块了无一物的平面上的一个虚像。人的自我形成的第一步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虚妄的基础上的,在以后的发展中自我也不会有更牢靠更真实的根据。从镜子阶段开始,人始终是在追寻某种性状某个形象而将它们视为是自己的自我。这种寻找的动力是人的欲望,从欲望出发去将心目中的形象据为“自我”,这不能不导致幻象,导致异化。而这一切得以产生全由于认同的机制。人是通过认同于某个形象而产生自我的功能。人的一生就是持续不断地认同于某个特性的过程,这个持续的认同过程使人的“自我”得以形成并不断变化。

拉康的这个理论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有相当大的区别。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人的心理认同的生成性原型是俄狄浦斯情结关系。在这个父、母、子三元关系中产生出人以后的一切心理动势。而在拉康看来,俄狄浦斯情结来到的时候已太晚了,儿童在进入俄狄浦斯关系时已有其心理定型了。心理结构的原型产生在更早的岁月,产生在一岁之内的“镜子阶段”时。从这个阶段起幼儿就开始了他与幻象认同而建立“自我”的历程。这个历程将终贯其一生。

拉康的这个理论对人的精神世界持一种非常低调甚至完全悲观的看法。人的自我既然是建立在自欺欺人的虚幻基础上

的；那么，由于自我功能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中起着中心的作用，这种虚假认同的结构必定同时主宰了人对普遍知识的认识，也就是说人的知识——包括科学——的根源是一个幻象。因此深植于人类知识中的必定有一种疯狂。拉康称之为偏执狂。当然，将这个观点推而广之，精神分析学作为一门科学也逃脱不了作为偏执狂知识的命运。但精神分析学优于其他学说的地方在于它不像崇扬理性的理想主义者那样讳言自身的疯狂根源。在拉康看来，由于这种来自偏执于幻象的疯狂，人并不可能直接地把握真理；人只有希望在体系与体系的冲撞和幻象与幻象的交往中接近真理。

在当代西方学术史上，拉康对人的自我幻象所作的这个无情剖析起过重大的启示作用。我们知道，拉康的理论对福柯的思想有很大影响，而像德里达、德鲁兹等目前备受瞩目的哲学家也都从拉康理论里汲取过营养。拉康理论所以有这个深远影响并不是由于他恰好作了一个非常出奇的发现，其根本的原因是西方人文科学在本世纪以来所取的新的走向。拉康的思想立论于欧洲知识界在二三十年代以来的新的潮流之中。这个潮流涌动至今，先是称为结构主义，后又有解构主义。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是两个涵盖广泛定义宽松的名称。在这两个旗号下聚集着许许多多实际上差异相当大的哲学人文科学理论学派。然而所有这些派别都表现了要与上世纪的旧传统决裂而对人类文化知识结构进行全新理解的特点。拉康的学说也相当鲜明地具有这个特点，所以，他的学说才会具有这样广泛的影响力。要看清拉康思想中的这个特点，只要将拉康的精神分析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作一比较即可。

进行理论思维的人都具有一个统一世界的图景，这个图景往往体现在他们对学科体系构造的见解上，特别是对邻近学科

之间的关系的认识上。对于弗洛伊德来说,他所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是应归属于生物学的。这不仅是因为在解释人类现象时生物学代表了一种非常严谨的科学理性,而弗洛伊德希望自己的精神分析学也具有这种严谨性;更重要的是,在弗洛伊德的世界图景中,生物学与精神分析学的平行发展最终会融合成一种未来的统一的关于人的新科学。因此,在弗洛伊德的学说中,像本能、冲动等生物学机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具有基本的说明性功能。与此相反,拉康在其理论形成的初期就表现出一种对生物学倾向的反感。在他的许多论文中都可以看到他对于以生物学结构来解释精神现象的做法的猛烈抨击和辛辣讥刺。相应的,在他的理论里少见有本能、冲动和倾向之类的生物性机制的地位,他在构作其理论时不如说是以文化学说和人类学作为借鉴和依据的。同样的,他所设想的未来的新科学不是一门涵盖生物学与精神分析学的关于人的科学,而是一门以主体间性为对象的新的假设科学。而精神分析学将在这门新科学的形成中起领先作用。

所谓的主体间性指的是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交互影响。主体这个概念在弗洛伊德的理论里很少出现。弗洛伊德用来指称人的精神世界里的各个成份的术语中没有一个是恰与法语的“主体”这个词同义的。但在拉康的理论里主体这个概念非常突出。主体即是认识者、行动者,上文所说的自我功能即是主体的一个最重要的认识功能。主体是永远通过自我功能才能达到他人的。拉康要研究的主体不是一个自然界中的生物性存在;他理想中的新的人文科学是一门关于主体间性的科学,而一旦涉及到主体之间关系,我们处理的必然就是文化关系。因此对于拉康来说他的主体是一个人文世界里的文化性存在。

从这样一个主体观出发,什么才是主体的规定性特征呢?

在拉康看来,决定主体性的不是什么动力、禀赋或倾向;决定主体性的是主体间的关系,而维系主体之间关系的最主要的活动当然是主体之间指称事物传送意义的活动。这就是说语言的使用是主体间性的本质所在。这样拉康就把语言引入了他的理论,由此而作出了他理论中最为著名最富有特色的一系列论述。

将语言理论引入精神分析学,这是拉康学说的一个中心内容。他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我们知道本世纪以来语言成了许多人文学科的主要研究对象,哲学上有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而结构主义语言学正是在法国蔚为显学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产生以语言理论为基石的拉康精神分析学,这可说是势所必然的事。然而,正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是不是与这种语言中心论相容呢?精神分析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的无意识,而弗洛伊德多次明确指出,所谓无意识,就是先于语言表述或被剥夺了语言表述的思想内容。按这个说法,语言似应与无意识不相容的。但拉康争辩说,将语言引入对无意识的研究,虽然看来不符合后期弗洛伊德的论断,但却是忠实于弗洛伊德本人实践的精神的。在《释梦》这部著作中,弗洛伊德从头到尾都是在做对语言文字的细致分析,以此来探索出被分析人的无意识世界;而且,精神分析者在治疗病人的过程中,也只有言语一法。因此,将无意识看作是为语言所主宰的,这实际上也是理所当然的。

拉康在构作他的理论时主要借鉴了索绪尔与雅可布逊这两位语言学家的学说,特别是索绪尔将符号分解为能指和所指两个侧面的著名论述。但是拉康所做的是相当自由的借用,能指与所指这两个概念在拉康的理论里所具有的含义与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里给它们下的定义相比有相当大的差异。可以说拉康是利用了索绪尔的这两个术语而发展出了自己的一套语言符号理论。

在拉康的理论里,能指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与地位。人的精神世界可以说全由无远弗及无所不在的能指所构成。能指可以影响和预定所指,能指可以规定导向人的思想。最令人注意的是,能指与能指之间互相串连相通,构成了一片能指的网络。语言的意义常常不是得之于一个一个独立的能指,而是产生于成串的能指的共同作用。能指与所指也不是处于一一对应的简单关系,因为能指与能指层层相套,绵绵相联,构成了拉康所谓的“能指连环”。一个能指往往既是这个长链上的一个环节,同时又是套在另一个无尽长链上的。因此人们的意义表述就常常成了指此而言彼心是而口非的游戏。理解也随之成了一个追踪寻迹捕捉意义的过程。很显然,精神分析学分析梦的过程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梦是有意义的,但梦的所指是隐蔽在一层扑朔迷离曲折晦涩的所指网络之下。所以梦一直是人类的千古哑谜。只有到了弗洛伊德,人们才学会了循着能指连环而层层追溯到梦的所指上去。因此,弗洛伊德的天才在于他未借助于索绪尔而已深谙符号学理论的奥妙并运用自如(弗洛伊德的《释梦》出版于1900年而索绪尔在1906年才开始在日内瓦大学讲授他的普通语言学的)。拉康又进一步指出,能指连环上环节与环节之间有两种连接方式。他借用雅可布逊的理论而将这两种方式分别称为“隐喻”与“换喻”。“隐喻”是以一个词来代另一个词,而“换喻”则是以一个词带出另一个词。在分析梦的时候,精神分析家所做的正是破译这些隐喻与换喻。在《释梦》一书中弗洛伊德在出神入化地分析了大量梦中的字词之后总结说,梦对人的欲望有两种予以加工而使之隐蔽的方法,一为“压缩”,一为“移位”。拉康认为,所谓“压缩”,实际上即是隐喻的一种效应;所谓“移位”,则是换喻造成的结果。

拉康对弗洛伊德的释梦的再解释实际上当然不是个简单的